

許周翰先生稿鈔卷之十四

東郡故畧

縣志不悉其爲縣也此亦只具其一斑云
妹亦無謂外之昔悲夫此樓輪爲中憲口受
人士之環里居三十年規和才多率不存辭
亦夫前跡歟下天賦其精觀育惠風不以堂邑
留人意感其具糾卦志云

許周翰先生稿鈔卷之十四

東郡故畧

邑談上

堂邑所由名 堂邑得名不知所始一統志今郡
縣志皆以爲縣西北有堂邑故城而名然則堂邑
故城何以名也依然昧昧耳惟舊郡志載秦而前
皆空無考至圖考注西漢爲棠氏縣後改爲清東
漢仍列棠氏注章帝時改爲樂平以後止列樂平
至隋又列棠氏注改爲堂邑至今爲堂邑矣以此

始知堂邑舊爲棠氏乃古名也今名頗爲有由但西漢郡國志無棠氏之名止有清郡志棠氏改清之注必有所據不然豈無故而爲棠氏之名乎非舊志則棠氏之名後世了不能見以此知著述者於前古名物不可頓爲削除今人病新唐書不如舊唐書豈無謂乎但西漢改清之後不見又名棠氏至東漢隋仍復存其舊名則似欠分曉即當時爲志者不欲輕去古名亦當先載其當時之名注云即古棠氏乃爲明正耳又余嘗辨發干在南今

堂邑無其地舊郡志止言清樂平不及發干唯新郡志言合發干清爲堂邑以此益信舊郡志是新郡志非也蓋棠氏是古名故有棠邑舊城若是始於隋時則此地自漢而後無名爲棠氏者縣西北何從有古堂邑城耶旣無堂邑城隋即好爲改作亦何自而遂名爲堂邑乎顧棠氏之說歷考諸書不載其所由來唯春秋所載爲可據左氏傳曰崔子見棠公之妻而美之注曰棠邑大夫即此是也有四據焉崔氏之祖叔乙齊太公之孫丁公之子

也讓國不居而處於崔意如生二子伯基居於清河仲牟居於博陵至今二邑爲崔氏之望博陵去吾邑不遠清河近在里閭故漢以吾邑爲清而五代又以爲河清則吾地去崔子本近此一據也再考桓公之子封於棠而史遺其名春秋所稱棠公則其後也而見於經者唯有棠無咎無咎即東郭姜所生同出於桓故爲桓公之後左氏所謂崔子不辨姓正此棠公此又一據也崔杼弑莊公本在齊庭是日也祝佗父祭於高唐驪蔑殺於平陰高

唐平陰皆去棠氏百里而近必其素所周旋有事之處此崔子之近棠公又其二據也古地難考考以其人古人難滂滂以其事因崔氏而想清河因清河而及棠氏因桓公後而考其封之在棠因高唐平陰而考其地之近崔子崔子棠公本是里閭間人弔處要生正是里閭間事此地旣爲棠公之封安得不名棠氏邑乎旣爲棠氏邑安得不有棠邑城乎邑名肇於春秋豈得謂始於隋氏所以舊志爲是而新志爲非至於從土從木古今文字之

常然六合之名其或土或木亦正此類此不足爲異也或曰齊滅萊併滅棠高厚崔杼定其田此非春秋之文乎彼一棠此亦一棠此有崔杼彼亦有崔杼安知棠公之在此而不在彼乎曰以春秋知之春秋萊被圍棠人揀之晏弱遂圍棠滅焉是在襄之六年棠公之棄東郭姜也在襄二十五年是時萊之棠已滅十九年矣安得滅十九年而彼處復有棠公乎此可以知棠之在吾地矣且棠之未滅也屬於萊桓公無從而封其子或曰審如此則

旣滅萊人之後亦何不可封乎曰此尤臆說也桓公之卒在魯宣十有八年至滅萊之歲已七十有四年矣何能起九京而封其子者唯是漢東京一事差可相疑和帝永元九年徵還梁竦妻子封子棠爲樂平侯棠弟雍爲乘氏侯位皆特進若因以梁棠封邑而稱爲棠氏其名確其理順顧舊志明以漢自棠氏改清則棠氏固在西京之前何得因其偶合而抑在東都之下耶君子恥一物之不知而况其祖宗生處之鄉於是作棠氏考考其爲棠

公封邑不以楊廣得名而自先齊桓公始
堂邑疑名考 堂之文或從木或從土而其疑似
亦多端隱公矢魚於棠魚臺在焉後遂爲魚臺縣
齊宣發棠諸書不載其處或以爲吾邑然倉吏之
積必在近郊或以爲即堂阜堂阜在沂州是魯地
非齊境也五湫帥師正與子棠人軍齊師入萊則
近萊之棠今即墨之棠鄉是也晉伐齊齊侯欲走
郵棠說者以爲由郵而走棠當自有其處不得析
文強合陳嬰封堂邑侯舊以爲吾邑故事史記年

表明注屬楚嬰都於漸漸水出縣嬰楚人有下漸
之功故以封焉武尚爲棠邑大夫吳作塗塘皆其
地也今爲六合而尚有堂邑驛確不在此矣本草
經曰枸杞出堂邑石頭烽火樓下通志諸書誤其
說咸爲吾地出枸杞枸杞無在不有豈獨吾郡邑
蓋甘州之杞甘故稱仙人杖堂邑或其鎮戍之名
張騫傳所謂堂邑父必其人也吾過即有杞島有
所謂烽火樓者此凡七棠皆非是至於字春秋皆
從木漢後率從土一也恐後人疑之或亂焉故附

記之

樂平考 樂平漢縣名郡志引漢章帝改清爲樂平此應劭之說也以漢表考之高祖四年封衛無擇爲樂平侯則漢初已自有樂平不待章帝改清而後得名矣旣名清又名樂平侯二邑乎不然也漢之侯有鄉有亭有縣此時封無擇必鄉亭侯蓋清縣有樂平鄉亭耳豈其一邑有兩名耶而諸書不言其義按漢志縣有黃河瀕河郡國無不與害者害則苦平則樂近則害遠則平邑之去河其地

稍遠故以此名爲幸耳何以知其指河言也以諸所知之河以北諸邑皆其近者則丘曰丘丘津曰夏津臨清曰清淵斥言鹵夏言大淵言深也而迤則遠矣故荏曰荏平博曰博平清曰清平迤南亦遠矣故陽曰陽平豐曰清豐昌曰樂昌而今曰南樂豈非近之者危而遠之者平危者爲苦而平者爲樂耶昌南而吾邑北彼曰南樂對此之詞也名者爲兩邑幸而凡以平稱者皆爲諸邑幸然則斥夏云者遠河之反照而諸所之稱平樂者則

吾邑之訓詁也故樂平之名吾以爲自不受河患始此名自西京已然而未入郡國志入志以樂平易清自東京始水經注以爲章帝建始時改漢志在建初改當以漢書爲正 再者樂平之名有六唯吾邑得名最先太原亦有樂平郡晉武帝平吳泰始中所增郡也其郡在第二十二今爲樂平縣在漢爲沾縣不名樂平又以遼州爲樂平郡後齊以汶上爲樂平亦以莘縣爲樂平江西饒州亦有樂平唐武德四年置然則漢之侯國爲吾邑審矣曹魏增天下十二郡樂平在第二亦止太原然言者以樂平之名多屬衛無擇封邑未必是吾縣故附記以明之

清縣考 按史少昊青陽氏黃帝第五子封國於清其子摯襲青陽以處雲陽故亦曰雲陽氏 路史云清在今東郡樂平縣吾邑是少昊封國也漢史注云清故樂平漢高帝封室中同爲清侯則邑之名清自五帝來以然春秋時爲棠氏至漢又爲清縣則棠氏清縣皆上古之名隨其時而異耳唯

是史以青陽氏名清而封國又在清不應若是重
複蓋縣名或因帝號以起或帝氏因封國以起皆
不可知若濮陽以顓頊之葬而名帝丘顓頊以居
高水陽而氏高陽皆有之矣或曰古之黃河自縣
境館陶而北以入於海當時必因黃河清故名清
五代改爲河清其義可見或又曰史記青陽氏降
居江水何也地里志安陽古江國去此百餘里既
國於此或退居於彼何不可者又稱雲陽氏何也
曰地志雲陽曲阜山名彼其都也國此而都彼

以又號雲陽也古者二帝三王多在兗豫炎帝自
陳而都曲阜大廷庫之其後黃帝生焉所謂生於
壽丘壽丘亦曲阜也高陽葬濮堯葬穀林而其後
有高唐氏舜漁雷澤雷澤亦在濮以與青陽皆黃
帝之孫子則其相依而處天運乎亦人理也堂邑
之青陽國而得名故至今青陽聚在縣城西二十
里然於清末叶當是以河清改清五代之名得之
然不始於五代也前書以有清陽縣題屬清河
郡是縣之北偏今作莎堤隋時猶有清陽至唐乃

應路史云貝丘青陽漢舊縣在今縣北三十五里
熙寧四年省清陽入清河茶陵有雲陽山青陽氏
墳是荆昔獻青陽以西於秦者即舜葬蒼梧之意
池之青陽以在青山之陽天聖四年置中牟之青
陽亭臨濮之青丘春秋所謂遇於清晉宋盟清丘
非此地也

發干考 發干西漢縣名與清縣俱東郡邑東郡
邑二十二發干第五與頓丘范爲隣清第十一與
博平藜侯國東阿爲隣則發干與清同時鼎立

自兩縣地相隔遠不得壤接攷魏郡志頓丘今之
清豐其境有古干城東漢志衛公國本故觀國光
武更名有竿城其書注云前書故發干縣則縣固
在觀城清豐衛國間矣干竿古字通也水經注鐵
丘在戚南東城有子路塚河北有干城郡國志曰
衛國有干城皆可見也乃東郡志云發干城在今
堂邑縣西南五十里今西南五十里爲莘縣城北
無干城之迹越莘而西南百餘里始爲清豐東南
百餘里始爲畔觀此諸處皆有干城干城宜何在

乎若吾縣爲發干之境括清豐觀城朝城皆其地則幅圓不啻數百里有此發干乎且吾邑境內烏覩所謂子路塚者若以爲彼諸處非發干之境則古記昭然不應無故著干城之名也然發干之名舊矣不但漢有之古經有之衛風泉水之詩曰出宿於干是也地與衛接故奔者可以出宿而縣在清豐觀莘之間又自可見後世志牒不詳但見清爲樂平又改樂平爲堂邑而無發干遂以爲堂邑併此而爲縣不考清與發干自漢至晉皆爲兩縣

自南徂北又非近境古今縣境不過百里無從相涉虛取彼地之名以爲此方之邑譌以相傳成此舛誤今之可信者幸有古經漢志別方輿圖可以參互考訂耳顧其名亦不知所由起易曰鴻漸於干今江干河干之類皆稱干或其義也漢時河自沙丘堰過衛國濮陽東經鐵丘鄆城范縣觀扈則發干正河所濬迴之處干之以河得名似在不疑而王莽釋之曰戢盾此謬引字詁耳以干語盾豈非指山語魚而發此義未詳或是自此趨彼之詞

或取揚詡起發之義皆不可知吾邑雖不得有干而冒於下則久假當歸因妄及之以俟考古者正焉

堂邑縣 國朝文獻攷畧

戶部尚書郭公敦傳

自撰

載六卷

資政大夫戶部尚書堂邑郭公敦神道碑銘

楊士奇撰

南京太常寺卿贈禮部右侍郎謚文簡玄庵穆公

孔暉墓誌銘

王道撰

南雍志穆孔暉小傳

黃綰傳

以上三首全載邑談
文多此不列

給事陳公時明傳

自撰

載六卷

梁丈人文縣傳

自撰

載六卷

邑談下

堂邑事

漢尚書鍾離公傳畧

鍾離意字子阿會稽山

陰人也少爲郡督郵太守甚賢之任以縣事建

武二十五年遷堂邑令縣人防廣爲父報讐繫

獄其母病歿廣哭泣不食意憐傷之乃聽廣歸

家使得殯歛丞掾皆爭意曰罪自我歸義不累

下遂遣之廣歛母訖果還入獄意密以狀聞廣

竟得以減歿論顯宗即位徵爲尚書獨敢諫爭

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亦以此故不得久留出爲魯相後德陽殿成百官大會帝思意言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此殿不立意視事五年以愛利爲化人多殷富以久病卒官遺言上書陳升平之世難以急化宜少寬假帝感傷其意下詔嗟歎賜金二十萬

晉堂邑令范廣傳畧

范廣字仲將順陽人畧

之子舉孝廉除靈壽令不之官其姊適孫氏早亡有孫名邁廣負以南奔雖盜賊艱急終不棄之元帝承制以爲堂邑令丞嘗散私穀數千斛賑饑遠近流寓歸之戶口增數倍

穆處士曰近修吾邑志者以漢鍾離意晉范廣爲堂邑今祀之名宦此皆屬彼六合者先伯考文簡公謂彼必不來享故始去之許氏曰鍾離范公之廟食吾邑也以范史志載爲據穆公疑吾邑在東漢名爲樂平不名堂邑則兩公之爲令必在臨淮堂邑也宜削其祀此其言甚辯故余詳考漢史及舊郡志吾邑自上古以來舊名堂氏邑是吾縣原

名堂邑也光武建武二十五年除鍾離爲堂邑今此時未改樂平也至章帝元和二年方改樂平則在鍾公爲令之後三十七年矣安得以後事作前事以改縣之疑疑無縣以無縣之疑疑吾鍾公也或曰漢之有堂邑是矣安知鍾離公之必在此乎曰此又不足疑也嘗檢臨淮堂邑志所載各官獨收范公而無鍾公夫鍾公之名位事業遠過於范彼故有范無鍾則必相沿實錄而非漫拾無據者鍾公爲令在此不在彼審矣廟食報祀永永無及

宜哉至於范公誠賢而晉史不爲立傳是以無從詳其行事一統志中寥寥數語臨淮所載事語與此大同疑之是也但在吾邑崇祀亦久即半疑亦半不疑天下之善一也與其過而廢寧過而存焉姑仍舊貫亦非過也因記其心所不安者如此

安祿山陷東京平原太守顏真卿舉兵討賊清河客李萼年二十餘爲郡人乞師於真卿詞旨精辨真卿與兵六千萼乃深言曰朝廷遣程千里將精兵十萬賊據崞口不得前今當引兵先

擊魏郡誅其守將用吾舊守爲西道主分兵開
崞口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以北然後率兵十
萬合諸同盟南臨孟津分守要害制其北走之
路官軍河南義兵可三十萬公表朝廷堅壁勿
與戰不過月餘賊必有內潰之變矣真卿曰善
命叅軍李擇交等將其兵會清河博平五千人
軍於堂邑西南嶧山所署魏郡太守袁知泰遣
其將白嗣恭等將二萬餘人來逆戰三郡兵力
戰盡日魏兵大敗斬首萬餘級捕虜千餘人得

馬千匹軍資甚衆知泰奔汲郡遂克魏郡軍聲
大振時北海太守賀蘭進明亦起兵真卿以書
召之進明屯原城南每事咨之由是軍權移於
進明真卿不以爲嫌復以堂邑之功讓之進明
即令任意勅加進明河北招討使擇交等徵進
資級清河博平有功者皆不錄

許氏曰祿山作逆曾未有與之抗者堂邑之克獲
鉅鹿之戰不過此一快也况又魯公之遺跡乎故
爲詳錄之李萼以弱冠畫策有終子雲請纓之壯

其說詳於司馬氏至進明不與堂邑之戰而舉功讓之能無解體此成敗之大端胡氏之論爲中解也

樂平事

漢高祖四年四月丙申衛無擇用衛尉封樂平簡侯漢和帝永元九年冬十月封梁棠爲樂平侯

按梁氏初以二貴人之寵家爲赫赫二貴人旋以后妒歿家徙絕域已而妒后來家得還又封三侯未幾以梁冀之禍復滅宗此盛衰倚伏之戒也國於吾土即戒於吾土是爲邑志詳見東漢梁統傳棠統孫竦子也

王朗字景興東海郟人除菑丘長拜會稽太守曹操徵拜諫議大夫叅軍事爲魏王奉常大理曹丕嗣王遷御史大夫封安陵亭侯丕篡改爲司空封樂平鄉侯後封蘭陵侯著易春秋孝經周官傳奏議論記傳於世太和二年薨謚成侯子肅

王肅字子雍隨父朗封樂平侯甘露元年薨追贈衛將軍謚曰景侯

肅文儒而仕篡賊畧存之可也

張琚字子明鉅鹿人少遊太學養志不仕學兼內外後歸鄉里袁紹前後辟不應移居上黨并州牧高幹表除樂平令不就徙遁常山遷居任縣曹操爲丞相辟不詣太和中詔求隱學之士能消災復異者郡累上琚發遣老病不行正始元年戴鷲之鳥巢琚門陰告門人曰戴任陽鳥

而巢門陰此凶祥也乃援琴歌詠作詩二篇旬日而卒時年一百五歲

按戴鷲似山鵲而尾短青色毛冠俱有文彩如戴花勝故呼戴鷲又稱戴勝亦名戴南漢書南任也山海經曰西王母梯几而戴勝此鳥月令降於桑有織維之象鳥以春來故稱陽淮南子解鳴鳩在桑以爲戴鷲非也

又按高并州於樂平無干其所薦引於太原樂平爲近顧彼時樂平自名沾不名樂平何得居於私

屬哉彼自薦士主爵職之耳雖署而不任邑未蒙
休然漢人不仕魏者槩不二三空谷之人瑞采薇
之孤踪風以百世雖在他邑猶將引之而况銜名
吾士者乎衣稅食租者其何及焉

王顯字子榮樂平人少歷從事雖以鑒術
明敏有決斷才及文昭太后懷宣武夢爲日所
逐化而爲龍繞后后驚寤遂成心疾顯爲后診
視言按三部脉非有心疾將是姪男之象果如
顯言久之補侍御師宣武自幼有微疾顯攝療

有效因稍蒙眄識累遷廷尉卿仍在侍御營進
御藥出入禁內累遷御史中尉前後居職所在
著稱糾折庶獄究其奸回出納惜慎憂國如家
及領臺多所彈劾倖臣趙修宣武常幸其宅修
葬父百官皆會京師爲製碑銘石獸發人牛車
運至本縣其寵如此顯初附修後因忿閹客伺
其過列修葬父時路中淫亂不軌與長安人趙
僧樹謀匿玉印高肇甄琛等構成其罪有詔鞭
修一百顯與琛監決先具問事有力者五人更

送鞭之古今必死肯決百鞭其實三百鞭迄即
召驛馬促之令發縛置鞍中急驅馳之母妻追
隨不得與語行八十里乃死元景字壽興魏常
山王孫也爲徐州刺史聰慧有文學然貪虐失
人心其從兄暉害其能讒之詔尚書崔亮馳驛
檢勘景以木匣自盛藏之麥車而逃逢赦得出
景爲中庶子時顯在東宮賤因公事景杖顯四
十及顯在臺列壽興以前事在家怨望誹謗朝
廷因帝極欲無所覺悟乃上奏使帝注可直付

賜壽興死帝書半不成字見者知非本心行刑
日顯自往看之壽興命筆自作墓志銘曰洛陽
男子姓元名景有道無時其年不永餘文多不
載顧其子曰我棺中可着百張紙筆兩枚吾欲
訟顯於地下若高祖之靈有知百日内必取顯
如遂無知亦何足戀東宮建以爲太子詹事委
任甚厚寵振當時以營療功封衛國縣伯及宣
武崩明帝踐祚顯參奉璽冊旣蒙任遇兼爲法
官恃勢使威爲時所疾于烈之子忠爲侍中領

軍將軍矯太后令以高肇錄尚書事忠託以顯
侍療無効執之禁中詔削爵位徙朔州臨執呼
寃直閣伊盆生以刀環撞其腋下傷中吐血至
右衛府一宿歿元景就刑南臺及顯歿與隔一
巷去纔數十步人以爲報應之驗子暉尚書儀
曹郎中懼而走後被獲拷掠百餘宅沒於官藥
方三十五卷是宣武詔顯集撰班布天下

贊曰王子榮豈不誠才士哉庶獄庶慎幾於矢謨
非但術理察畧微如和緩而已河東竄匿危甚溺
廁可以已矣猶曰恨也承華未燬則茹趙無妨掃
門禁寵旣章則高甄併可關弓豈知烏附旣不可
以輕嘗剖決亦豈容以自試倘於岐黃之理亦相
參乎抑袁鼂之緣有定灌田之業難逃耶此亦上
地洞體之人所驚而走者也

王衛國技擅折肱風動中臺傾詭不情各不相掩
其長可濟其短可儆赫赫甚矣夫乃新志不收
疵顯也舊書采其近正者畧而繫之莘縣舛矣攷
陽平樂平自漢啓東郡遂各鼎立晉分其縣於六

七郡陽平郡領縣七陽平發于樂平皆在焉南度
之後地淪元衛以及齊周有無改移無地志可考
是以通考止載晉隋也王顯事魏宣武而歿於明
帝時此時堂邑正是樂平莘縣尚是陽平顯出樂
平有何疑貳後四十餘年高歡方始初齊舊志注
云齊改莘縣爲樂平則入顯於莘必起於此無但
莘無改樂平之據即果有之則堂爲前樂平莘爲
後樂平安得以前魏久歿之人混於後齊新名之
縣也顯不足爭也因此疑之取二志互相讐對其

乖多矣取通攷諸書與二志讐對其乖亦多矣甚
矣述作之難而叅伍之寡借也美刺備而成風勸
罰行而成史元景之慘過懷沙矣食藜藿而想糾
繩飲上池而思國手純瑕之具存徵後之實錄也
若必去朽存楨掩媿示異家惟曾閔土宜珍瓊人
不問而笑其僞寧有終篇目攝者乎而况其能興
也

清縣事

少昊金天氏名玄囂一日清黃帝子母方偁氏

所生封於清都於曲阜在位八十四年壽百歲
小昊青陽氏少昊子也母于類氏曰娥居河之
渚感火星如虹下臨而生子名質一作贊襲封
降居江水以處雲陽故號青陽氏或作清亦曰
雲陽氏

右見史記路史左傳正義贊質古字相通按帝嚳
子亦曰贊是少昊之從孫也不應相重或是質或
有誤也史記以青陽即金天路史以爲是父子二
人史記以青陽之後方有天下左傳郯子曰昔我

高祖少皞贊之立也是以有天下正義亦以年遠
書亡兩存之今依其舊郯子語見家譜又法度量
條氣律作九淵之樂得姓者二百餘族詳見世紀
寰宇記諸書

漢高祖八年三月丙戌封室中同爲清簡侯代
侯比彭侯戶千位次於功臣七十一

按代侯者未受職封而代之也比彭者彭簡侯秦
同以弩將入漢中封千戶同亦初以弩將隨入漢
中故比彭也

發干事

漢武帝元朔五年大將軍衛青得右賢王裨將五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益封青八千七百戶封子登爲發干侯

後漢崔瑗字子玉兄瑋爲州人所殺子玉手刃報讐因亡命會赦歸家兄弟居數十年邑里化之年四十餘始爲郡吏以事繫發干獄獄掾善爲禮瑗考訊閒時問以禮說其志篤好造次顏沛必於是

光武封郭后弟匡爲發干侯

獻帝建安三年袁術與兄紹有隙求援於公孫瓚瓚使劉玄德屯高唐單經屯平原陶謙屯發干以逼紹曹操與紹會擊皆破之

建安十七年割東郡之衛國東武陽發干以益魏郡

安平趙孔曜明敏有識與管輅有管鮑之交曜處發干輅在東郡故玄曜從發干來就郡費上與輅相見言卿腹中汪汪故時人半今生人

無幾當去俗騰飛翱翔滄昊冀州裴使君才理
清明每注情於嚴罫之徒今當敬往爲卿陳感
虎開石之誠於是至冀薦輅裴果召管四見四
遷安平今深州縣

徐宣字寶堅廣陵海西人曹魏時爲司空
除東鄉侯干令

杜道雋元魏光始中賜爵侯鎮枋頭相州
刺史以從弟元寶逆謀坐誅兖州故吏汲宗等
以道雋遺惠在人委骸土壤求得葬詔義而許

之贈散騎常侍南康公諡曰昭

晉永和八年姚弋仲死子襄秘不發喪率衆六萬
南攻陽平發干皆破之殺掠三千餘家屯碯礪津
晉隆安四年慕容德滅辟閭渾都青州以并州
鎮陰平幽州刺史鎮發干後爲劉裕所滅
所考發干似非縣境而未敢致決且久在傳信又
邵境也簡編舊聞拾而綴之善禮之掾捕虜之侯
今若有之天下賴焉是所爲執鞭欣羨之也

王凌字彥雲太原祁人也叔父允爲漢司徒誅

董卓卓將李淮郭汜陷長安害允家凌及兄晨
皆少踰城得脫歸鄉里凌舉孝廉爲發干長曹
操辟爲丞相掾丕篡漢拜散騎常侍出爲兖州
刺史徙爲揚豫州刺史各得軍民懽稱初凌與
司馬郎賈逵友善及臨兖豫繼其名跡正始初
封南鄉侯是時凌外甥令狐愚以才能爲兖州
刺史屯平阿甥舅並典兵凌進爲太尉假節鉞
初東郡有譌言白馬河出妖馬夜過官牧邊鳴
呼衆馬皆應明日見其跡大如斛行數里還入

河中又有謠言白馬羈西南馳其誰乘人者朱
虎騎楚王彪有知勇小字朱虎凌與愚密謀齊
王不任天位楚王長而才欲迎立彪愚遣張式
至白馬與彪相問凌以語子廣廣曰廢立大事
勿爲禍先凌不從會愚歿嘉平二年熒惑守南
斗凌謂斗中有星當有暴貴者聞東平民浩詳
知星呼問詳詳以凌鎮淮南欲悅其意言淮南
楚分也吳楚同占當有王者興故凌計遂定遣
將軍楊弘以廢立事告兖州刺史黃華華弘連

名以白司馬懿懿乘水道討凌凌知勢窮以書與懿自解懿先下赦赦凌凌乘單船迎懿面縛懿解縛慰勞之凌曰卿直以折柬召我我當敢不至邪而乃引軍來乎懿曰以卿非肯逐折簡者故也還凌節印送京師凌試索棺釘以觀懿意懿給之凌到頃夜呼掾屬與決曰行年八十八身名都滅耶遂自殺懿乃窮治其事彪賜死諸相連者皆夷三族廣有志尚學行死時年四十餘弟飛梟金虎並才武過人少子字明山最知名

善書多技藝人得其書皆以爲法走向太原追軍及之時有飛鳥集桑樹隨枝低昂舉弓射之即倒追人乃止不復進山陽單固其父與令狐愚善愚刺兖州時辟爲別駕固懇辭固母夏侯氏強使往與從事楊康並爲愚腹心皆知凌計固後以疾辭歸康在京師露其事冀得封拜後以語參錯併坐斬時罪當刑者皆得與家人決別因使固與家相見固伏不仰視其母母字之曰恭夏我強汝致門戶衰自不恨汝本意與

我語固終不仰語臨刑固罵康曰老奴汝獨活耶若死者有知何面目行地下朝議附司馬懿意以爲春秋崔杼鄭歸生皆加追戮陳屍斲棺宜如舊典乃發凌愚塚剖棺暴屍於市三日燒其印綬朝服親土埋之初凌到項見賈逵祠在水側呼曰賈梁道王凌固忠於魏之社稷者惟爾有神知之其年八月司馬懿有疾夢凌逵爲厲惡之遂歿

贊曰魏之不振司馬氏敗羣耳王公棄而欲行旅

立所謂不策馬而策車况撩虎乎民之譌言亦可畏也禍至烈悲夫嬰母知廢誠難固之不語誰懟哉酈商賣友以爲國猶或非之而楊康賣單固以自陷人情險於山川如人何哉往者采舊史不涉邑者不錄固也然必云後至某某官或何年卒豈邑中事耶要是無關於輕重可不錄其關者不可遺也正史致詳而邑史獨畧何居哉士人居常不見史志因邑志見一斑可耳况甘棠之思乎故凡史傳皆采欲盡魏氏春秋載司馬懿嘗問蔣濟王

凌父子濟曰凌文武俱瞻當今無雙廣等志力有美於父耳退而悔之告所親曰吾此言滅人門宗矣觀濟此言懿之毒於王氏豈以其罪哉魏太和三年吳將孫布遣人詣楊州求降辭云道遠不能自致乞兵見迎刺史王凌騰布書請兵馬迎之滿寵以爲詐不與兵而爲凌作報書使布自爲計臨時節度其宜寵仍勅長史若凌欲往迎勿與兵凌於後索兵不得乃單遣一督將步騎七百人往迎之布夜掩擊督將迸走歟傷過半初寵與凌共事

不平凌支黨毀寵疲老悖謬魏王召之既至飲酒盡石不亂慰勞遣還凌妹爲郭淮妻當從坐淮鎮涼州御史徃收淮遣妻上道五子叩頭流血請淮聽追還遣書司馬懿竟宥之東萊王基察孝廉凌爲青州刺史時特表基爲別駕後召爲秘書郎凌復請還司徒王朗辟基凌不遣朗書劾州曰凡家臣之良則升於公輔公臣之良則入於王職今州取宿衛之臣留秘閣之吏所希聞也凌猶不遣所以流稱青土基之力也夫王凌之毀寵雖事出支

黨非身自爲讒也而自用喪師得非任氣敗乃公
事唯公唯明實爲難哉大雅云旣明且哲以保其
身

郡談

東郡東昌考 東郡秦置秦分天下爲三十六郡

因其上方爲名東有東郡南有南郡皆自其方言
之漢因不改領縣二十二濮陽畔觀聊城頓丘發
干范在乎東武陽博平黎清東阿離狐臨邑利苗
須昌壽良樂昌陽平白馬南燕廩丘晉罷郡隋以
白馬靈昌衛南濮陽離狐匡城胙城韋城封丘共
九縣爲東郡古之東郡實兼今兗州西偏須昌壽
良離狐東阿廩丘皆其地也東郡於九州爲兗故

杜甫登兗州城樓曰東郡趨庭是也漢郡治濮陽故以濮陽爲首縣後治武陽水經注曰聊城縣故城西城內有金城周匝有水南門有馳道絕水南出自外汎舟而行矣東門側有層臺秀出魯仲連所謂還高唐之兵却聊城之衆者也其後郡治又當在聊城乃今地以此言卜之而東昌之名無所考見漢宣帝地節四年四月己丑封清河王綱子成爲東昌趨侯東昌之名始此不言是鄉是國或曰縣有須昌樂昌侯封在焉故得名或曰盛也蓋

汎言之若南昌武昌之類余按漢時樂昌須昌雖屬東郡各在遠地無緣越衆邑而取以爲名水經河東北過茌平縣東北逕昌鄉亭鄉之名亭著在古經又近在郡趾昌之取名必本於此記之以俟知者

陽平考 堂邑於曹衛隸陽平曹操所署不足考乃其名則古也漢東郡有陽平縣次在十九與白馬樂昌爲鄰固是西南邑漢以莘縣爲陽平晉以冠氏爲陽平以地勢考之固在兩縣西南也建安

十七年割河內之蕩陰朝歌林慮東郡之衛國頓丘東武陽發干鉅鹿之瘦陶曲周南和廣平之任城趙之襄國邯鄲易陽以益魏郡封曹操爲魏公曹丕黃初二年分魏郡東部置陽平郡晉因之則是因漢之縣名爲郡也晉之陽平領縣七元城館陶清泉東武陽發干陽平樂平則吾邑隸之矣宋文帝置東陽平郡後魏因之兗州志曰南宋元魏於魯郡俱有陽平爲今寧陽地所謂東陽平也其實應漢中諸所皆有陽平名偶重出不悉記

武陽郡考

按武陽郡隋置即東武陽縣也縣在

范縣西應劭曰在武水之陽水經曰即漯水也在委粟津臧洪爲東郡太守治此其屬貴鄉元城繁水魏縣莘縣頓丘觀城臨黃武陽武水館陶堂邑冠縣聊城凡十四縣貴鄉古殷城殷之近親居之故曰貴鄉其地即元城也魏郡稱大明本春秋萬盈數魏大明而始舊爲名都城亦濶大今之郡治僅占舊堞一隅則元城之義或亦自其城而言耳繁水縣以水得名繁水在南樂縣西北三十五里

魏縣在大明府西春秋爲魏武侯別都漢置爲縣
臨黃在濮州北本畔觀地後衛析置臨黃縣亦以
近河得名頓丘史志不言其名由余觀水經河自
元城至沙丘堰所謂沙丘者即頓丘諸邑之境也
河徙無常忽而陸爲深淵忽而淵爲高阜往往而
是要其名義不過如此此非吾今郡亦無繫繫所
爲潦略及之者以曾與同郡本是鄰疆意所不通
聊以書其介介

博州考

博州即博平縣舊名未達其義蓋河以

東之邑不受河患皆無山川野望無際是名博平
自秦漢隸東郡唐武德四年爲州以魏州之聊城
武水堂邑高唐清平隸之爲博平郡先是後魏於
此置南冀州隋置博州楊廣廢州以其地屬武陽
郡故唐復置之周廢武水入聊城宋爲防禦以清
平隸大名淳化三年以河決移州治於孝武渡西
建炎後沒於金金屬山東西路嘉定十二年淮東
制置賈涉降宋納恩博景德四州旋失之貢平紬
領縣四治聊城州與魏郡常同道互設縣邑故稱

魏博云

毛州考 隋多更郡邑名以館陶爲毛州大業初州廢唐武德五年復置以館陶冠縣堂邑臨清清水隸之貞觀元年州廢毛於古今地志無所考要是隋妄爲而唐襲其譌初館陶有屯氏河屯之隸文類毛遂訛爲毛然屯氏亦無義因河經明丘分而爲二其分者稱頓丘河後人書頓省爲屯丘丘之文類氏又稱屯氏然則頓丘既可爲屯氏則屯州又何不可爲毛州乎昔蔡謨渡江以彭蠡爲蠡

食之委頓見謝尚說之尚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博學悞殺爾雅蠡曰蠡蠡小者螭則彭蠡也酷似蠡後人見蠡下有月本肉字省文遂誤呼爲彭月又轉爲彭王則彭越也然則頓丘卒爲毛州是蠡說也改革倏忽又無關利害鄉來率亦忽之無置疑者記於此傳笑焉亦未必其果否也

清河郡考 清河郡秦爲厓縣漢置郡自漢歷後魏北齊皆爲郡後周於郡置貝州隋罷唐復爲清河郡宋改爲恩州漢郡領清陽愬題繹幕靈厓鄆

貝丘信城東陽信鄉繚棗強復陽東武城凡十四
邑清陽懋題是堂邑縣境繹幕水經注在清河郡
東北今平原縣西北二十里有繹幕城靈縣在博
平鄆則夏津貝丘則清平與清陽懋題同處信城
即厝縣在清河郡西北今有故城東陽水經注武
城東北三十里有陽鄉是東陽故城也信鄉甘陵
之鄉應劭曰甘陵西北十七里有信鄉故縣在清
河西北甘陵後漢名即厝縣安帝母葬此因改名
甘陵也繚城縣在南宮東南十三州志曰經縣東

五十里有繚城故縣河由繚城左經安城南信都
之安城鄉也繚在信鄉北信都冀州地春秋之東
陽漢改爲信都安帝改爲安平縣即廣川長樂國
棗強以多棗得名晉新置廣川縣武城以東名者
別於定襄之西武城也復陽在武城西北三十里
今有復陽亭故縣也世名之曰檻城

按水經注頓丘別河逕信成城南又東逕清陽縣
故城南清河郡北則清陽在清河之北矣何以爲
吾邑之清陽乎此後人誤徙而北之也通考云清

原書如左

以丘貝丘今之清平也唐宋貝丘清河俱
置清陽縣則清陽隨貝州而北矣水經注曰魏自
清陽徙置也其文著明迄為清陽原地之公案蓋
清平博在地本謂立而清平稍北故漢不以隸東
齊而隸清河然相去纔二三十里耳一入清河則
為清河輸之恩州而徙在二三百里之外人不復
知清陽之為貝丘矣今雖歸於東郡而名曰清平
又不明貝丘亦不知其為清陽人遂以貝丘為恩

縣而清陽在武城之北終不得而還其舊鄉矣豈
惟清陽併莎堤亦杳不知為何處緣漢書用古字
以莎為懋堤為題後來清陽僑立於信都而莎堤
沒沒烏有遂使漢家古邑陸沉至今今吾邑與清
平仍復接壤所隔惟魏家灣一河河東則清平河
西則吾邑莎堤去魏灣十餘里猶為古聚聊城堂
邑清平其之而清平城南大丘累累春秋貝丘之
形依然俱在其縣偶出一二宦寺人不知其貝丘
也呼為太監帽子夫清陽可移也貝丘不可移也

愬題可泯也莎堤不可泯也因莎堤以還貝丘因貝丘以還清陽因清陽之爲清平而想清陽之爲吾縣當時家戶相接當是吾邑之東偏而共爲青陽之國後人析而置之耳益知吾邑之爲清陽其名最古棠氏樂平溟滓弟之矣貝丘者丘多而等列如編貝然然以清陽愬題在清河郡故又附言之而清陽貝丘又當是一縣而分爲二

平原國考 平原漢置郡東漢改郡爲國晉因之領九縣平原高唐茌平博平西平昌安德般鬲聊

城

按地理風俗記曰原博平也故曰平原平昌漢縣東漢改曰西平昌以北海有平昌縣故加西以別之即今德平也安德漢縣後魏析平原置安德郡隋置德州即晉之安德也本夏鬲侯國般漢縣唐以地省入平昌其地合在德平鬲即侯國地漢縣九河所謂鬲津後魏以鬲與重丘二縣省入平昌皆德州德平之地

按魏徙平原郡治聊城故分吾郡聊城等四縣隸

之

魏州考 夏觀扈之國春秋晉地戰國屬魏秦屬東郡兩漢屬魏東二郡唐置魏州改爲冀州尋復舊宋爲大名府取春秋爲名元城大名南樂魏館陶冠氏莘朝城夏津臨清永濟宗城經城清平內黃成安洹水凡十七縣永濟唐縣地在臨清宗城隋縣疑即廣宗水經云張甲河北絕河於廣宗廣宗在經城南內黃對外黃言河以北爲內以南爲外陳留有外黃故稱內成安本乾侯地後魏置縣

隋置洹水縣唐省入曲周洹水縣以水得名洹水出汝氏逕隆慮丘丘安陽魏郡之長樂縣說文洹水出晉魯之間即聲伯夢涉洹水或與其瓊瓌是也縣魏郡今無洹水水在章德安陽縣安陽一名洹水崔銑以洹名其集則洹水縣合是安陽或近其地

按東昌今所統諸州邑隨時分隸如志所載濟陰魏郡清河廣平平原濟北鉅鹿濮陽東平陽平頓丘武陽武安博平貝州洺州瀘州大名府開德府

博州恩州濮州開州高唐州德州冠州臨清州凡二十七州郡如見在郡屬者不必重考其雖係別郡而止分去一二處者亦不必考若陽平武陽博州毛州雖係本屬而吾邑隸之不得不考如清河魏郡平原雖亦別郡而所分州邑至多幾同吾郡矣故附考然考亦其畧耳聞見寡陋不能具悉勢也至吾郡以東名而志所載唯東郡事如清河魏郡什分其七八而太守諸事屬彼郡者一槩不載則所遺亦什七八矣余之附考欲後之博物者採之以廣吾郡謂之東郡志

漢東郡二十二縣濮陽畔觀聊城發干范在平博平清平東武陽今在郡別有考頓丘今之清豐開州亦有其地黎則今之濬縣東阿即春秋之柯離狐今單縣臨邑即今濟南之臨邑邑志亦稱勃丘與濬相亂勃古黎字或即漢郡之黎未可知也利苗諸書不載兖州有利城在今滕縣余謂汶泗之間大宜五穀故東阿曰穀城利苗或在其地須昌今東平州壽良今壽張春秋良邑光武叔父名良

改爲壽張樂昌今南樂陽平已見郡考白馬今滑縣東北十四里有白馬山傳言昔有白馬羣行山上悲鳴則河決水至人得馳走避之故以名縣南燕春秋時國也在胙城北燕在冀州蓋對言之也廩丘今鄆城近濮州故晉隸濮陽郡漢後所隸州邑不必考晉陽平七縣館陶發干陽平樂平外清泉即臨清東武陽即朝城以其在漯水之北水經曰漯水亦即武水也水北爲陽故稱陽費縣爲南武陽故稱東以別之本在費西曰東者以東郡也

附記

娶妻送女之費誠爲無節往者以金銀爲飾今易而爲珠玉翠羽矣金銀雖費猶可改用珠玉之類即同棄擲衣服過侈已自非分又多時俗爲害宋錦出則全錦費矣唐漢出則宋文費矣以至錢絹彭段劉楊諸姓通相誇掩竹青月白石綠銀紅日新歲盛此機興則彼不復御新色出則舊者如汗閨房之見唯知從俗而鬚眉丈夫徇所好以就之暴物傷禮無如此者一衣之費動至數金剪無半

價點無一錢衣纔入筐家已懸罄往往爲蕩子典賣婦不勝情或經溝瀆爲慈母痛絕之口柄而已吾家不敢爲侈而父翁愛其女往往有過費者雖懇款致辭終不見聽諸孫女當適人家又未易以徑情如志去其甚可也甚矣古道之難也至劉天秩者堂邑南仁里人以馬保爲生萬曆二十年天秩病且歿而息未絕家人相與守之僵臥不動者十二日矣忽揚一臂有聲家人驚走出戶天秩呼曰勿驚吾生矣渴甚呼湯旣飲湯則氣漸復

告家人曰吾初爲一人攝去至一官所留門外數日不使入見亦不得釋去攝者似知其誤又不肯見釋彷徨無措間忽見郭三官長自東騎馬來向之陳乞郭曰我爲爾入查之旣出數攝者曰爾所攝本河南劉三知非天秩也吾堂邑人何以爲河南人代歿因欲訴攝者攝者曰吾未取彼一錢主文人自索錢不放耳郭爲借錢與主文人攝者遂歸使家人急以錢付攝者償郭三家人爲焚楮幣攝者去而天秩遂生後五年乃歿

堂邑東城門外有小板橋作於隆慶年因其地爲水衝不便行初題曰平政橋橋甚劣但潦雨仍衝爲坎窞不良於行數年前一人失其客行過橋而顛人來視已歿萬曆乙巳有青衣李登科者過前人所又顛而歿丙午冬東關人朱思愛入城候審戶比已審赴家過橋所忽顛自語曰李魁齋在此不復語傍人爲負諸家而絕先是愛往武當燒香歸至途夜起視牲疑姓魏者盜其芻魏與爭語愛踢而斃之行賄其家得兄然愛余弟妻舅性無

賴常携余弟與人爭鬪余恐之曰鬼神不爽前事已可畏也欲再犯乎而愛果暴歿魁齋者登科外號也是時臧獲皆別號風尚可知矣

王自有者城西偏人與里婦趙氏私已而趙復私里人某自有恨之窺趙攜其子女往於田自有操斧往甘心焉男方二歲斧其頭頭裂女八歲斧其身仆之乃斧趙削其面趙亦仆以爲皆歿乃歸其室室與趙氏田相望也欲逃其里人跡之穴其屋壁竊視趙母子久僵不起以爲誠歿乃縊歿移時

而趙氏母子皆蘇男挾一目女創三趙面上完下
割如少字狀人問之乃詭對以瘍余孫覓乳趙應
覓其保審知私笑之趙亦不能自匿家人嫌其穢
斥去之以語余余謂怨毒之於人甚矣哉而欲又
其甚者此俗至不良皆愚夫愚婦之戒也非歟至
以大斧斧嬰兒率不至死不亦命哉頭既裂乃止
目抉也尤異爲記其畧時萬曆三十七年也

萬曆三十三年春有螟耕者再佈種秋又有螟食
麥苗半不大害螟小青蟲食葉而以絲牽裹之宿

其中者此時有之害不甚即前有爲害者不可詳
以近所見爲始按詩螟螣蟲賊爾雅曰食苗心曰
螟禮記曰仲春行夏令則蟲螟爲害五行傳曰眚
之不明時則有羸蟲之孽說文云吏冥冥犯法則
生螟京房傳曰孽惡生孽蟲食苗心然螟與蟥皆
食葉蟥又作騰其種不一說文以吏乞貸則生蟥
要與蝻不殊春秋含孽曰螟應苛尅漢紀曰魯恭
爲中牟令時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
南尹袁安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察之因稱

三異異之按輶之說舊矣吾邑不稱稱蟲災而已
因爲畧舉其善附褒德其人覽觀焉

庚戌自春不雨至五月蝗蝻沿東西兩堤分馳而
食禾立盡民爲塹捕之道旁成阜人掩鼻而過畜
聞其臭皆辟易人傳蝗可飼豕或煎而暴以藏多
者數十百石

六月晦豆蟲五色生一莖數十厚不見地長者四
五寸諸穀皆蟲絮其穗

許周翰先生稿鈔卷之十四

終

許周翰先生稿鈔卷之十五

許氏世譜 祭田附

堂邑縣甘官屯許氏族譜序

國朝旣逐胡元北土空虛洪武間徙郡邑大姓人
多者實之河南鄆城許氏號七公者奉例徙登州
之萊陽生三子長伯臣公彥忠次良臣公顯忠誠
臣公信忠彥忠生三修公全已而又以良臣誠臣
三修徙堂邑止於布寨脉其土瘠蒸之掬而疏曰
後世子孫不可耕也去而至甘官屯脉其土黑壤